



牢记血泪仇

《勇士文艺》編



牢记血泪仇

《勇士文艺》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4·长春

封面設計：諸漢錚
插图

牢記血淚仇

《勇士文艺》編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春市北京大街）

吉林省书刊出版事业管理局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10091·5

印张：4.4 插页：2 字数：95千字

印数：21,701—78,700册

1964年1月第一版

1964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定价(3) 三角

內 容 簡 介

这本书包括战士家史二十三篇。其中有反映地主逼租、逼债、迫害农民的《五亩麦子》、《四进“閻王洞”》、《万恶的“族长”》，有反映煤矿工人悲惨生活的《三代矿工的血泪仇》，还有反映童年辛酸遭遇的《伤疤》、《学徒》、《讀書血泪》等。

这些文章都以控诉者亲身的遭遇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生活，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忍、丑恶的本质，记叙了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。

通过这些血泪斑斑的控诉，能够帮助读者增强阶级观念，激发革命意志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。

目 次

十块大洋	蓝福田	1
父 亲	唐海清	6
放猪娃	孙学富	11
万惡的“族長”	张玉林	15
五亩麥子	石思堂	23
姐 姐	夏丰洲	29
除 夕	李梓明	34
逼命的租子	何明贵	39
伤 疤	袁宏伶	44
楊石清“借刀杀人”	魏大发	51
闖关东	徐长金	56
家破人亡	商孝香	63
鼓書血泪	馬敬福	68
一棵榛楠树	邓錫昌	75
伪保長霸田害命	刘兴安	80
逼 債	金学书	86
四進“閻王洞”	冉瑞坤	93
难忘的春天	邓礼全	101

倒 算	田 金 邦	106
生离死别十二年	柏 厚 华	111
我为什么姓唐	唐 煥 新	118
三代矿工的血泪仇	彭 兴 有	122
学 徒	刘 治 民	127

十塊大洋

藍福田

今年是我超期服役的第一年，領導批准我去宜賓市看望分別了十六年的大姐。一路上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。

輪船冲破長江的滾滾激流向前急駛。我坐在船內，望遠遠的山巒起伏連綿，見滔滔的江水流向東方……一路上，我完全沉浸在辛酸往事的回憶當中了……

我的家原來住在四川萬縣長江邊上的一個村子里。那時，我家有八口人：爸爸、媽媽、三個姐姐、哥哥、妹妹和我。當時爸爸和哥哥給地主扛活，我們幾個就跟大姐成天去挖野菜、拾柴禾、抓魚。大姐雖然才十五歲，卻象大人那樣懂事，料理家務，照顧弟弟、妹妹，全不用媽媽操心。我們幾個小兄妹都非常愛姐姐，姐姐也很疼我們。姐姐還經常幫着媽媽給人家洗衣服……。家里窮，人口多，儘管全家成年累月累死累活地給有錢人家干活，可是，還吃不上一頓飽飯，連吃糠咽菜也難糊口；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，還得吃草根、樹皮、觀音土……。就這樣也得不到安寧。災難象討債鬼一樣，一個接一個地闖進到我家。

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地主叫父親到江南去賣豬，在回來的路上，輪船老闆只顧多掙錢，拚命往船上裝東西，超過了載重量也不管，結果船到江心觸礁沉沒了。父親被江水奪去了生

命，連个尸首都沒找到。

噩耗传到家里，一家人正在痛哭，万恶的地主和伪保长闖了进来。伪保长恶狠狠地說：“老家伙竟敢拐走东家的卖猪錢！哼！老的跑了有小的！”不由分說，就把哥哥抓走了。

原来，狠心的地主見父亲和卖猪的錢一起淹沒在江里了，弄得賺錢不成还丢了本，他就在我哥哥身上打主意，把哥哥抓去卖了壮丁頂了卖猪的錢。媽媽听說后，要去告状。可那时候的衙門都是有为錢人开的，和他們穿着連襠褲，誰給穷人做主呀？！

我家連遭不幸，短短的几天失去了两个亲人，两个主要劳力，生活怎么过下去呀？媽媽哭干了眼泪，病倒了。我們又小，怎么能分担媽媽的痛苦呢？只是抱着大姐哭，张着嘴向大姐要吃的。大姐到底比我們懂事，我也常看見她偷偷地擦泪，但她从不在媽媽面前掉一滴眼泪，她总是安慰媽媽，照顧我們。可是，一家人的空肚子又拿啥来填呀！

生活实在沒法过了，大姐只好到地主家当丫头，媽媽拖着帶病的身体仍旧給人家洗衣服，我和二姐三姐去討飯。全家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强活着。我們一天一天地皮抽肉瘦了。小妹妹更瘦得不象人样子，肚子上繃起一根根的青筋。大姐每次从地主家回来，总是偷偷地給我們帶回来些飯鍋巴，在帶來飯鍋巴的同时，也帶來了滿身的伤痕。姐姐为了讓我們能吃到点飯鍋巴，宁愿自己挨地主的毒打。一天晚上，大姐又帶來了飯鍋巴，在她的兜里还揣回来一把白米飯，这是专給小妹妹吃的。可是这时小妹妹餓得連飯也吃不下去了，她平日那双圓骨碌的眼睛，今天特別无神，特別灰黯。我們眼巴巴地看着小妹妹活活地餓死了。大姐沒有吭声，只見她大顆大顆的泪珠，从眼角

流到腮幫子上。她怎么能忍心再讓我們一个个活活的餓死？大姐含着滿眶的眼淚又出去了……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大姐回來了，手里還捧着十塊大洋。媽媽楞住了，忙問姐姐：“這是哪來的錢？”

大姐撒謊說：“掙來的。”

“天哪！這個世道里哪有这么好掙的錢啊！”媽媽一下子把大姐摟在懷里說：“孩子！你是媽的好孩子，可要對媽說實話呀！”

我們也都圍住姐姐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抱住媽的脖子“哇”地一聲哭起來了。姐姐哭了一會兒，抬起滿臉淚痕的頭來，顫抖着對媽說：“媽！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讓弟弟子妹一個一個地餓死呀，我……”

“說呀，孩子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我把自己賣給人家啦！”

媽一聽，差點昏了過去。大姐擦了一把眼淚拉住我的手說：“好弟弟，姐姐走了，要好好聽媽話，別讓媽操心！”說着就倒在媽媽的懷里又痛哭起來。

媽媽再也哭不出聲來了，她嘶啞着嗓子說：“孩子呀！死，咱們死在一塊。活，也活在一起。哪也不要去了！啊！”

“姐姐呀！姐姐，你不能走啊！”我和兩個姐姐哭喊着，緊拉着大姐手，可是大姐連一句話也沒說出來，娘幾個又抱頭大哭起來。

狂風吹得破窗子沙沙直響，天上的黑雲頭順着風勢滾動着，壓的低低的，遠處傳來了幾聲狗叫。在我們哭泣聲中，突然門打開了，闖進幾個人來，上去就拉姐姐。媽護着姐姐，向那些惡棍央求說：“老爺啊！孩子小不懂事，我們不能賣呀！”

“怎么？愿买愿卖，两相情愿，收了錢就得交貨，不卖也得卖。”一个滿脸横肉的家伙大嚷着。

我們忙上去摟住大姐不放：“大姐啊！大姐！你走了我們可怎么办？”

但是，这一群丧尽天良的家伙，連推帶拉，連打帶罵，把姐姐拉走了，媽媽昏倒在地上。

“媽媽！弟弟！妹妹！你們別忘了我呀！”大姐的喊声漸漸远了……。

狂风更猛了，象是要把我們住的这間破屋連根拔起，把它卷走。我們忙把昏厥的媽媽抬到床上，姐弟几个围着媽媽，都象傻子一样呆住了。那十块大洋在黯淡的灯影下，发出冷冷的青光。媽媽漸漸地醒了过来，一眼就看見了那十块大洋，她顫抖着，一把把它抓在手里，好象要把它捏烂！

“嗚——”一声汽笛把我从辛酸的回忆中喚醒。輪船快进宜宾港了。我抹掉眼角的泪水，悲喜交加地等着和姐姐見面。船靠岸了，我下了船，按地址找到了大姐。虽然分別了十六年，但是，大姐那难忘的面孔使我一眼就認出来了，我一下子扑向她，喊了声“姐姐”，狂喜又使我流下了泪。

現在大姐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。解放以后，她和一个工人結了婚，也进了工厂，两个大孩子都上了学，一家人过的挺美。

晚上，我跟大姐帶着外甥漫步在宜宾市的大街上，我一边走一边告訴姐姐分別后的情形：

大姐被搶走后的第二天，媽媽便領着我們到云阳姥姥家去了，姥姥家又怎么能养活得起我們啊！后来两个姐姐也沒有

逃脫大姐的命运，她們被这罪恶的社会吞噬了。解放以后，我們到处打听姐姐的下落，到一九五九年我參軍时仍然沒有打听到。今年四月間，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，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，我簡直不敢相信这是眞事，揉揉眼睛，两遍、三遍地讀着，不愿把这封信放下。

十多年来，大姐终于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找到了我們的下落。

“十六年，整整的十六年了！”姐姐意味深长地說：“吃人的旧社会逼得我們家破人亡。今天，亏得共产党、毛主席救了我們，我們骨肉又重新团圓了！”

鮑世福 赵龙文 刘景琦 整理

父 亲

唐海清

一九四〇年除夕，因为家里欠了地主的租子，我的父亲躲租在外。地主见逼不着租，就狠心放火烧了我家栖身的窝棚，把我全家赶了出来。父亲听说家中起火，当夜就潜回村里，看见窝棚已成灰燼，悲愤地带着全家到一座破庙里安身。就在这个风雪交加的深夜，妈妈生了我。为了全家活命，妈妈含着泪水，把一件穿了三代的破袄，给年幼的哥哥披在身上，让他迎着风雪去讨饭。谁知道，就在我出生的这天，大雪掩埋了哥哥冻僵了的身体。父亲不堪忍受地主的压榨，毅然离开家乡，参加了抗联游击队。剩下母亲和我，在穷乡亲们帮助下，靠母亲替人打短工，拣些野菜谷糠，半饥半饱地混着日子。在那些年月里，妈妈一端饭碗就叹息着说：“哪年哪月苦日子才能出头啊？”

一九四五年，日寇投降了，抗联游击队来到了我的家乡——马架子村。在一个深秋的傍晚，父亲回来了。他额间布满皱纹，眼睛闪亮闪亮，满脸胡楂，就象扎在肉里的钢丝。这真是喜出望外，母亲拉着我看着父亲，兴奋得两眼流泪。

父亲一到家乡，就领着穷哥们斗地主吴老财，分田地，分浮财。穷哥们家家分得了衣服、细软、耕畜和各种农具，全村一片喜气洋洋。接着，父亲就被穷哥们选为村长。我家也从破庙里搬出来，住上了地主的两间北房。

一九四六年的大年初一，是翻身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家家户户张灯结綵，庆贺翻身，到处贴起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的大标语。

就在这一天，区里的龔大叔来到我們家里，和父亲談論了老半天。龔大叔走后，父亲欢乐的脸色，立刻变得严峻起来。母亲听说敌人要来反扑，就跟在父亲身后問：“怎么办？”

父亲一瞪眼，眉尖翘起老高。接着他一甩袖子就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遍村响起鑼声，男女老幼都拥到吳家大院門前。父亲站在高台阶上，放开洪鐘般的嗓門，憤慨地說：“乡亲们！蒋介石想搶我們的胜利果实，派匪軍来到沈阳。我們村的恶霸吳龙旭，組織了还乡团，引来了几千个‘遭殃軍’，还勾結了胡子‘白眼眉’，一齐‘剿’我們来了！”

父亲說到这里，乡亲们都激憤起来了。

父亲繼續鎮靜地高声說：“敌人不可怕，就怕我們不齐心。只要大家一个心眼，就有力量打击敌人。年輕力壯的都动員起来，拿起刀枪，上山去和敌人干。剩下的老老小小也要躲一下，避避风头。东西能藏的就藏，能埋的就埋，連水井也要封起来，不讓敌人喝到一口水。”

散了会，媽媽領我跑回家去，急急忙忙收拾东西。我爬上炕去，紧紧抱着刚分到手的棉袄，怎么也不肯撒手。

夜晚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人們怀着憤怒的心情，冒着严寒，离开山村，緩緩东去。我扯着媽媽的后襟，杂在人群里面，一步一頓地走着。突然，前面响起枪声，山头上燃起了大火。和敌人遭遇了。山沟里頓時沸騰起来，人喊馬嘶，鷄啼羊叫，……这时，只听父亲喊着：“乡亲们，沉着些！撤！民兵，跟我上！”

快！”他一陣風似地朝前跑去了。黑暗中，我看不清他的身影，却听得見他那沉重有力的腳步聲。在他身後，鄉親們拿着土槍、鳥銃，緊跟着他朝前跑去。

老人牽着牲口，婦女抱着小孩，迅速向後撤退。火光越來越遠了，槍聲越來越遠了。

還鄉團到底打進了馬架子村。村子里立刻變成了一片焦土，听不見鷄鳴犬吠，看不見牛馬豬羊。只听見吳老財的大院里，不斷傳出拷打群眾的呼號聲。

媽媽在山邊用樹枝搭了個窩棚，我們暫時住了下來。她到處去打聽父親的下落。可是毫無音信。

燈節那天早晨，我們剛喝完兩碗菜湯，正蜷縮在柴草堆里避寒，突然一群匪徒闖進來，拉起我們母子，一直把我們推到吳家大門外的場院里。場院四周崗哨林立，機槍對着被抓來的一群老百姓，一片殺氣騰騰。突然黑大門開了，走出一個身披黑色披風的蔣匪軍官，和一個白眉毛、滿臉橫肉的大塊頭。這就是還鄉團長吳龍旭和胡子首領“白眼眉”。吳龍旭擺出一副猙獰相說：“把那個窮村長帶出來，讓窮鬼們見識見識。”

吳龍旭的話剛說完，三四個匪徒從大門里推出一個被五花大綁的人來。他豎起兩道劍眉，眼里滿含怒火，特別是那一臉連鬚胡楂，猶如根根鋼絲。威武不屈的精神，吓得蔣匪軍不敢向他正視一眼。

“爸爸！爸爸！”我連哭帶喊地扑上了台階。

匪首吳龍旭吡着兩排黃牙盯着我，說：“村長少爺，我沒請你就到了，真是賞光。”他右手一揮，正想給我一拳。突然，“叮當”一聲，父親反剪着手，牽到了我和匪首的中間。



“欺負小孩算人？有種的朝我來！”

這時我才看清，父親已經被蔣匪軍還鄉團折磨得不象人樣子了：棉衣全被剝光，衬衣衬褲變成碎布片，緊貼在血肉模糊的身上。猛地，有人把他往後一拖，“刷！”“刷！”皮鞭象雨點似的落在他身上。他沒眨眼，沒皺眉。

“胡子！”我又喊着冲上前去。匪徒們一脚把我踢下台階。我爬起來，突然被媽媽攔腰抱起，冲上台階。她用身子擋住敵人的皮鞭說：“打吧！他在这里，我也在这里，孩子也在这里，一家人都在这里！”她一脚把狗腿子踢開，抱着我，挽住父親的

胳膊，憤怒的眼睛死盯住匪首。

“不准打人！”“不准打人！”場院里传来乡亲們的怒吼。父亲低头輕声地对媽媽說：“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沒柴烧？帶好孩子，記住报仇！”这时候，匪首吳龙旭見群众步步进逼，慌忙拔出手枪，对准父亲开了一枪。

父亲挺着身子搖晃几下，嘴里高喊出最后一句話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我的父亲被敌人杀害已經十六年了。我从来沒忘記国民党反动派欠下的这笔血債，我永远不会忘記父亲的仇恨！我要向父亲学习，做人民的好战士。

左文景 整理

放猪娃

孙学富

我六岁那年，父亲和母亲领着姐姐和我从山西逃荒到东北，在农安县伊通河边落下了脚，父亲给一个叫张银的地主扛活。誰想到在这年的秋天，父亲被抓走当劳工去了。剩下媽媽领着姐姐和我，日子更难过了，要吃的沒吃的，要穿的沒穿的。为了活命，媽媽只好到张銀家干零活，姐姐到地里挖野菜，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也去給张家放猪。从此，不管风里雨里，泥里水里，不管冬天还是夏天，我就和猪混在一起了。

在我放猪的第一天，地主就对我說：“好好給我放，若是丢一口猪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我一个人放三十多头猪，大猪、小猪挤在一起，很不老实，到处乱跑，到处乱窜，我也就跟着东跑西窜，生怕丢了猪惹下祸。有时为撵猪，鑽到荆条棵里和带刺的杂草里，扎的我滿身是伤，一出汗一沾水就象火燎似的疼。有一次，天下着毛毛雨，我冷的发抖，就貼着老母猪的肚皮取暖，一头小猪跑到砍倒的高粱地里吃了几穗高粱，被地主看見了，他大喝一声，举起一根柳木棒跑着来打我。我慌了，撒腿就去撵猪，不想一脚踩到高粱楂子上，把脚扎了个血窟窿，我“哎哟”一声坐到地上，一抬头又看到地主那凶神恶煞似的面孔，不敢怠慢，起来又跑。每跑一步就印下一个血印印，疼的我眼里直冒金花，脸